



劍聲花影

陆士谔◎著

民國走陝川說興藏穴庫民國走陝
川說興藏穴庫民國走陝
穴庫民國走陝川說興藏穴庫民國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陆士谔卷

剑声花影

陆士谔◎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声花影 / 陆士谔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9.3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陆士谔卷)

ISBN 978 - 7 - 5205 - 0874 - 2

I. ①剑… II. ①陆…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0355 号

点 校: 袁 元 清寒树

责任编辑: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 100142

电 话: 010 - 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 81136605(发行部)

传 真: 010 - 81136655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6.25 字数: 171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8.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海上奇才陆士谔(代序)

二十世纪初到四十年代，上海滩出现了一位奇才，他精通医道，医德高尚，曾被誉为上海十大名医之一；他著作等身，医学专著四十余种，各类小说一百余种，是当时享有盛誉的名作家。这位奇才就是陆士谔。

陆士谔，名守先，字云翔，号士谔，用过多个笔名：沁梅子、儒林医隐、珠溪渔隐、梦天天梦生、云间龙、云间天贲生、路滨生、龙公等。晚清光绪四年（1878年）生于江苏青浦珠街阁镇（今上海市青浦区朱家角镇）一个书香家庭。九岁起，跟随青浦名医唐纯斋学医，前后共五年。十四岁到上海一家当铺做学徒，不久辞退回家，在朱家角一边行医一边大量阅读医书和各种“闲书”。二十岁再到上海行医，因业务清淡，遂改业租书，购置一大批读者欢迎的小说，日间以低价出租，晚上潜心研读这些小说，不但能维持生计，而且渐渐悟出写作诀窍，先写些短篇，试着投稿报馆，竟获一再刊登。他写兴更浓，由短篇而中篇，由中篇而长篇，有些还印成单行本，风行一时。此时他认识了小说界前辈海上漱石生孙玉声，孙玉声知道他做过医生，对医道有研究，劝他重开诊所。他听从劝告，此后坚持一边行医，写医学专著和有关掌故，一边撰写小说，直到1944年因中风不治在上海

家中逝世，享年六十六岁。

陆士谔一生整理、编注、创作医著和医文四十余种，对清代名医薛生白（1681—1770）、叶天士（1666—1745）的医案钻研极深，编注过《薛生白医案》《叶天士医案》《叶天士手集秘方》等重要著作，自著十余种，最重要的是《医学南针》初、二集，其业师唐纯斋为之作序，赞他“以预防为主医学，极深研几，每发前人所未发”，“以新说释古义，语透而理确”。他以所学理论行医，悉心诊治，常能妙手回春。1925年，一位广东富商请其出诊，为奄奄一息、众名医束手之妻子治病，经过半个月的诊治，病人霍然而愈。富商感激涕零，登报鸣谢一个月，陆士谔的医名由此大振。在沪行医期间，陆士谔以其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被誉为上海十大名医之一。

陆士谔以医为业，业余还创作了百余种小说。为陆士谔研究付出过艰辛努力的田若虹教授给予高度评价：“陆士谔的小说全面地反映了晚清民国时代的社会面貌、重大事件，笔触遍及政治、外交、文化、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展现了封建末世的一幅真实画图。”“他以强烈的愤怒抒发了对社会官场魑魅魍魉的谴责与鞭笞，以感情充沛的笔锋表现了对反帝爱国志士的赞扬与尊敬，用热情洋溢的话语描述了其理想中的新中国。这一切憎爱分明的情感，铭记着时代的苦难痕迹，闪耀着陆士谔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与时代同脉搏、与人民共呼吸的真挚情感。同时也热切地表达了其欲挣脱‘衰世’腐败黑暗的社会及卑污风气，挣脱束缚、压抑之环境，追求美好自由新境界的愿望。他对现实的愤怒与对未来的追求融汇交织其中，感情激烈而奔放，语言辛辣而犀利，文风格调亦具有时代精神的特征。在封建制度大崩溃之前夕，陆士谔等近代小说家们的那些充满激情的篇

章、声情沉烈的创作颇具现实意义。”^①

陆士谔的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题材极为广泛，田若虹教授将其分为社会小说（52种）、武侠小说（22种）、历史小说（10种）、医界小说（3种）、笔记小说（18种）、科幻小说（2种）和纪实小说（即时事小品110则），共七类。正因为认识到陆士谔小说的社会价值，1988年起，先后有十余家出版社重印了一般读者较难看到的陆士谔小说，如《新孽海花》《血泪黄花》《十尾龟》《荒唐世界》《社会官场秘密史》《最近上海秘密史》《商场现形记》《新水浒》《新三国》《新野叟曝言》《清史演义》《清代君臣演义》《清朝秘史》《八大剑侠传》《血滴子》等十余种，其中最著名的是《新上海》《新中国》和《八大剑侠传》《血滴子》。

撰于1909年的《新上海》深刻揭露了清末上海十里洋场种种光怪陆离的“嫖、赌、骗”丑恶现象，竭力描写，淋漓尽致。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其与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一起列入“十大古典社会谴责小说”。1910年，又撰《新中国》，小说以第一人称写作，以梦为载体，作者化身陆云翔，描述梦中所见：上海的租界早已收回，建成了浦江大铁桥、越江隧道和地铁……2009年12月，为配合宣传2010年上海办世界博览会，有出版机构重印了这部小说，国内外媒体也纷纷报道，极大地提高了陆士谔的知名度。

陆士谔还以清初社会现实为背景，从1914年到1929年，十六年中写出二十余种武侠小说：《英雄得路》、《顾珏》（以上为文言短篇，分别载于《十日新》杂志和《申报·自由谈》）；《八

① 见田若虹：《陆士谔小说考论》，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7月初版。

大剑侠传》（原名《八大剑仙》）、《血滴子》（又名《清室暗杀团血滴子》）、《七剑八侠》、《七剑三奇》、《小剑侠》、《新剑侠》（以上后合编为《南派剑侠全书》）、《红侠》、《黑侠》、《白侠》、《三剑客》（以上后合编为《北派剑侠全书》）、《雍正游侠传》、《今古义侠奇观》、《江湖剑侠》、《八剑十六侠》、《剑声花影》（原名《侠女恩仇记》）、《飞行剑侠》、《古今百侠英雄传》、《新三国义侠》、《雍正剑侠奇案》、《新梁山英雄传》、《续小剑侠》（以上为白话长篇，多由上海时还书局出版）。

这些小说中的人物，出场最多的是康熙、雍正时的八大剑侠，即路民瞻、曹仁父、周浔、吕元、白泰官、吕四娘、甘凤池和了因和尚（俗家名吴天巖），他们是南明延平王郑成功部下，明亡后，存反清复明大志，在各地行侠仗义，扶危济困，名震天下。书中由正面转为反面的人物是年羹尧和云中燕（“血滴子”暗器发明者），起初也行侠惩恶，后来却创办血滴子暗杀团，帮助胤禛夺得皇位，最后被雍正卸磨杀驴，下场悲惨。陆士谔笔下这两组人物故事当时吸引了无数读者，不仅小说一再重印（《八大剑侠传》《血滴子》竟印到21版），而且被改编成京剧连台本戏和电影《血滴子》，红极一时。受其影响，在陆士谔原著的基础上，稍后出道的民国武侠北派五大家之一的王度庐，1948年写出《新血滴子》（又名《雍正和年羹尧》）。至1950年代，香港武侠小说名家梁羽生发表《江湖三女侠》，吕四娘、白泰官、甘凤池和了因的形象更为生动；台湾武侠小说名家成铁吾更写出350万字的巨著《年羹尧新传》，使原本笔法相对平实质朴的故事奏出了华彩乐章。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陆士谔1915年3月19日发表于《申报·自由谈》的文言笔记小说《冯婉贞》，记载了1860年英法联军火

烧圆明园时，北京民女冯婉贞率领数十年轻村民痛击联军，杀死近百名敌军，成为近代民族英雄的杰出代表。此文1916年被徐珂略作修改后收入《清稗类钞》，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又被收入中学范文读本。

2014年起，中国文史出版社陆续推出了“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和“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两大系列丛书，先后整理、重印了还珠楼主、白羽、郑证因、朱贞木、平江不肖生、徐春羽、望素楼主、赵焕亭、顾明道、李涵秋、刘云若、张恨水、冯玉奇、程瞻庐等作家的全部或大部分小说，深受读者欢迎，并获研究者的好评，此番又将重印陆士谔的大部分武侠小说，从《八大剑侠传》到《飞行剑侠》，共15种，真是功德无量！望文史社编辑诸君再接再厉，将建修两大文库的宏伟工程进行到底，使这份珍贵的文学遗产永久传存于世间！

林 雨

2018年12月于上海

目 录

剑声花影

第一回	闻警 读檄	3
第二回	遭难 遇救	8
第三回	祝寿 覲王	16
第四回	校士 猎虎	25
第五回	嫁马 谏石	35
第六回	殉节 酬恩	43
附录一：陆士谔时事小说《血泪黄花》		49
第一回	湖北省督署戒严 贡院街电生送信	51
第二回	朱标统大开秘密会 黄队官快读革命文	62
第三回	武昌城民军起义 总督署大帅割须	73
第四回	瑞制台黑夜走兵轮 札师爷急中生巧智	84

第 五 回	黄队官力攻火药局 朱标统智取汉阳城	94
第 六 回	鹤唳风声全家失色 鱼沉雁杳彻夜惊心	108
第 七 回	谈趣事妙舌生莲 念征夫情魔入梦	116
第 八 回	惊噩梦女士心烦 读檄文英豪气壮	126
第 九 回	朝鲜人讴歌变国俗 大都督发誓励同胞	137
第 十 回	吴淑卿壮志从军 徐振华易装访友	148
第十一回	抢巨炮排长立奇功 竖国旗全军呼万岁	159
第十二回	睹病状肉跳心惊 闻捷音眉飞色舞	169
附录二：	陆士谔年谱	田若虹 181

劍聲花影

第一回

闻警 读檄

网影垂帘江树空，晴川隐映落霞红。

谁知千古兴亡事，尽在渔歌欸乃中。

按下新诗，远提旧话。却说前清道咸之间，洪杨军兴，遍地旌旗，连天烽火，杀人如草，积骨为山。两军所到，无论歌台舞榭、曲舍重楼，霎时变成瓦砾。狡童秀女，才子佳人，遭乱冤死的，累百盈千。戎马仓皇，谁有暇顾恤他呢？不意桂阳地方，竟有一个死里逃生、祸中得福的弱女子，在这当儿干出一桩惊天动地、震古烁今的大事业。亦儿女亦英雄，亦风流亦雄艳。到现在，星移物换，境过情迁，经过桂阳彼处，父老指点遗址，谈说当时事实，却还眉飞色舞呢。

桂阳韩氏，相传是昌黎后裔，诗书世泽，孝悌家声，传家清白，所业不过是耕读两事。道光时候，有一个老贡生，名叫舜卿的，生有两子一女。两个儿子都已进了学，娶了媳妇，在近处处着优馆，所得束脩也都归奉菽水。一个女儿闺名宝英，芳龄才只十四，冰雪聪明，蕙兰心性，秋水为神玉为骨，芙蓉如面柳如腰，性情模样都是没批评。舜卿夫妇疼爱得如金如玉，如宝如

珍。姆教庭训，兼施并进，三岁时光，授她唐人诗句，朗朗上口。七岁已解吟咏，乡里都称她作女神童。翰墨生涯，常试换鹅之笔，诗书缘分，未开射雀之屏。舜卿夫妇欢喜得什么相似。

道光二十八年，天象示异，蚩尤旗现于东方，其光如月。舜卿忧形于色，宝英时方十二岁，牵衣问故。舜卿道：“蚩尤旗出现，天下怕不太平呢。古诗上说的，蚩尤旗在东方出，天下兵戈五十年。”宝英听了，半信半疑。

过了一年，宝英已经十三岁了，果然讹言四起，警信频传。东也乱，西也乱，一到六月，忽又传说三点会起事，声势很是不小。宝英此时不识三点会为何物，私意测度，总不过是反寇别名。因问她老子道：“反寇扰乱的地方，难道没有官府的么？不然，怎会扰得这么厉害？”

舜卿道：“此乃天意，官府济得甚事？”

宝英道：“人定胜天，天意不能挽回么？”

舜卿笑道：“你一个小女子，竟有这么的见识？难得难得。”

过了几日，舜卿有一朋友新从省里回来，带着一篇新抄的什么文字，给舜卿看。舜卿见了，愈益愁闷。宝英问故，舜卿道：“三点会洪秀全志很不小，去年蚩尤旗的异兆，怕要应了。”遂把那篇文字递给宝英，宝英双注秋水，振起珠喉，嘶嘶莺声，逐字逐句念将起来：

为实情劝谕，弃暗投明，共出迷途，各保祝祿事。

夫天下者，中国之天下，非满洲之天下也；宝位者，中国之宝位，非满洲之宝位也；子女玉帛，中国之子女玉

帛，非满洲之子女玉帛也。

瞧到这里，芳心脉脉，似有所疑，问道：“爹爹，吉林黑龙江不就叫满洲么？那也是中国地方，怎么檄文上偏这么说？好似中国是中国，满洲是满洲，两个国家似的。女儿真有点不明白了。”

舜卿道：“你没有瞧过明史，无怪你不明白了。满洲是本朝发祥地，跟中国原是两邦。本朝太宗皇帝，四寇明边，明朝为了防边，筹兵筹饷，加税加粮，弄得库空如洗，民不聊生。十三家七十二支，遂摇旗呐喊，反将起来。李闯打破北京，逼倒崇帝，明臣吴三桂到本朝借兵报仇，乘这当儿，本朝遂奄有天下。天与人归，二百多年，一径度着太平岁月。”

宝英道：“这么说来，此番三点会起事，倒很名正言顺呢。”

舜卿道：“什么叫作正？什么叫作顺？成王败寇，只要他们成功就好了。”

宝英听了，慧心很不为然。遂又把那檄文一气念完。见上面所说的无非用夏变夷、吊民伐罪的话头，便笑向舜卿道：“瞧这班人志向，定然要大弄的了。”

舜卿皱眉道：“此间是湘桂通衢，怕终不得太平呢。”

宝英道：“怕什么？他们既要争夺天下，定然先要买服民心。掳掠总不会的。”

舜卿笑道：“痴丫头，你懂了事就好了。兵乱时光，谁还能顾谁？”

父女两个人谈论一会儿，也就丢过。

时光迅速，一笔春风，半囊诗料，草梦初成，桃符甫换。转瞬之间，早已是咸丰元年了。这一年谣言蜂起，讹说朋兴。

传来警信，恍惚迷离，几如神龙掉尾，不可捉摸。有的说太平军弁发易服，伐罪救民，真不愧王者之师。有的说叛逆乱民，到处骚扰，恶贯终有满期。又有人说这一班人穿的都是神袍戏衣，纱帽红袍，金盔银甲，煞是好看，里头有一位军师，身披八卦衣，手摇白羽扇，宛如《空城计》里头的诸葛亮。听说满肚子神机妙算，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真是了不得。官军撞着他，可真没得便宜。又有人说朝廷已派钦差，督师挾伐，转瞬整旅而来，么麽小丑，不足当大兵一扫。传说纷纷，莫衷一是。宝英两个哥哥回家，称说朝廷已命赛忠堂为钦差大臣，到本省来办理防堵事宜，这里看来是不要紧的了。家人听了，心始略放。

又一日，忽传州尊办差，就有大队官兵过境，都到广西剿匪去的。此时舜卿跟两个儿子得着此信，绕室彷徨，莫知所措。独有宝英亦痴亦慧，不问不闻，依旧绿窗问月，绣阁吟诗。有时妙腕轻挥，体摹卫娘之格；有时灵心独运，谱翻沈约之书。舜卿向他夫人道：“究竟孩子家心地宽闲，自会消愁解闷。”

又一日，有一远客来访。此客是舜卿同学好友，向在全州充当幕友的。一见面就道：“全州大变，兄知道么？”

舜卿愕问：“什么事？”

那客人道：“全州已经沦陷，长毛在那里竖旗招兵，官兵连遭败仗。长毛呼官兵作妖，开仗就叫作斩妖。现在满城百姓都蓄发做长毛。”

舜卿问城里情形如何，那人道：“百姓还好，只苦了做官的人。”

舜卿道：“贵居停呢？”

那人道：“已经殉了难。我还是城子未破时逃出来的，这些

消息也不过得自传闻罢了。”

舜卿道：“吾兄眼光，这里还不要紧么？”

那人道：“依我看来，也不过是危巢燕幕。”

那人谈了一会儿，也就辞去。从此舜卿家里又添起一重愁闷。

欲知后事，且听下回。